

八
光年日報
週年紀念特刊

滕

傑



黨軍日報之過去與將來

滕傑

大凡一種主義與主張，欲求見諸實際，必須廣博一般人之認識與同情，然後方易達其目的。而欲求一般人之認識與同情，勢非借重於宣傳事業不爲功，故列強當局，對此莫不異常注意。如希特拉政府，特有宣傳部之設立，而墨索里尼政府，近亦效之，並均以要員充其任。返觀吾黨之對宣傳事業，在中華革命黨以前，黨之組織，雖無專司其事之部份，但一般黨人均能自動努力於革命文字之宣傳。自中華革命黨以後，以至今日，黨之組織，雖歷經變更，而專司宣傳之部份，則向未偏廢，其重視宣傳事業之程度，亦可想見。

然宣傳工作之推進，除用文字之方式外，尚有語言與藝術兩種。以語言而言，有講演、演說，及辯論等類；以藝術而言，有繪畫、雕刻，及歌詞等類；而在文字之宣傳方式中，則有報紙、雜誌，及標語等類。此各種方式，各有其特殊性質與作用，而佔有相當重要之地位。黨軍日報，卽此各種重要宣傳方式中之一種也。惟本

報（黨軍日報）係中央軍校所創辦，其主要對象，爲在校受訓之學生，因此本報不但具備一般宣傳之作用，且含有特殊訓練之性質。故其內容，不僅注意於消息之傳遞，風氣之轉移，而更着重於中心思想之建立，與革命理論之灌輸，此亦本報創辦之主旨也。

本報本此主旨，於十七年四月創刊，迄今業經八載。當初之名稱，爲黨軍日刊，閱一月乃改爲黨軍日報。在篇幅方面，原爲一張（四開張），至十七年十一月，爲擴大副刊範圍，增添半張，至二十四年，因感材料貧乏，復改爲一張。在編制方面，以在創刊時爲最大，當時編輯部設有上校編輯主任一人，上校編輯一人，中校編輯一人，少校編輯四人，上尉一人，中尉剪報員一人，少尉事務員三人，發行兵四人。十七年十一月，改編輯部爲編輯股，股長爲中校待遇，編輯三人，均爲少校待遇，事務一人，錄事四人，發行兵四人。同月又改編輯股股長名稱爲主編，其他編輯人員仍如前數。二十年七月，改主編爲上校待遇，同年九月，又改主編爲中校待遇，並裁去少校編輯一人，錄事二人，及發行兵一人。至二十四年一月，又以錄事一人改稱校對，並裁去發行兵一人。在主編人方面，歷年亦多變動，十七年爲陳石

孚，楊漢輝，薩孟武，侯志明，胡一貫等同志，十九年爲譚振民同志，二十年爲馬偉，郭廷以等同志，二十一年爲沈遵晦，李蔚枝等同志，二十二年爲周安國同志，至二十四年，乃改由顧德鈞同志負責。然人事，編制，篇幅及名稱，雖屢有變更，常致先後不相銜接，未能使本報與時俱進，然其宗旨則始終一貫，其予本校之良好影響，當非淺鮮，此同人檢討既往，聊堪引爲欣慰者。

然過去本報之成績，距吾人盡善盡美之理想，相差尙遠，此今後必需於內容，印刷及發行諸端，更加努力，以求其充實與改善者。

在內容方面，除對消息須力求迅速確實而有體系，並能適應本黨之需要外，對各種專門問題之著述，亦必須力求精彩而有力。以過去負責撰述之人，多限於本校同志，是以材料極感不足，今後應多特約社會知名之士，分別從事於政治，軍事，及文藝各項之特約著述，而藉以養成讀者濃厚之民族意識，與堅定不移之革命人生觀。

在印刷方面，以限於經濟，未能購置新機，且仿宋及漢文正楷等類鉛字，亦付缺如，以致有時字跡不清。而排版工人，因少受新聞技術訓練，有時又不免使材料

輕重倒置。復以紙質欠良，油墨不佳，致更不能清顯醒目而起美觀。以上各點，今後均應澈底改進，務期印刷能達於藝術化之境地。

至在發行方面，其應改進者，則有三點。第一，過去出報時間，每至九時以後，未免過遲，今後應設法提早。第二，發行張數太少，不能使本校官生人各一份，今後應設法增多。第三，報紙傳送太慢，讀者每至午後始能收到，致失時效，今後應設法加速。倘能以精美之印刷，表現充實之內容，而又能迅速傳遞，收得時效，則本報所負宣傳與訓練之使命，庶幾不難達成矣，同人其勉之！

祝黨軍日報很英勇地走上一個新的階

段！

胡步日

——為該報八週年紀念作——

黨軍日報今年八週歲了，八週歲的年齡當然很短，然而在此出版界不景氣，一切刊物多半短壽的年頭，它的生命還算是比較的長了，這或許是因為它的環境比較特別，不屬於普通的出版界範圍，而它的性質又比較特殊，不同於一般的刊物屬性的緣故。否則，以它這樣的姿態，出現於這三山五岳的好漢們競長爭雄的時空中，或許老早就夭折了！這不是我不知趣，悍然說此不中聽的話，來煞大家的風景，實在是愛深語切，語重心長，「唱吉利」這一套我不會，老實講，也不必。高明的編輯先生們當然不會怪我唐突！

「革命的黃埔」，是 總理的遺產，是黨軍的慈親，是青年軍人的大本營，它的本質是如何的聖潔，它的使命又是如何的神聖，它的氣慨丰度動態靜能以及一切

一切的表現，在革命的歷程中，是如何的應該有意想不到的效力！可是，這表現的方法如何？這責任誰負？說到這裏，我們的「黨軍日報」，就應該當仁不讓，挺身而出，聳起鐵肩膀，很英勇地担起這一付重担！然而，過去的黨軍日報，沒有具備這麼一個英勇的姿態！

黨軍日報既在這樂神聖的使命之下出現，從任何合理的方面來講，它是應該有這麼一個英勇的姿態的，而且應該以此姿態，趕上時代的前面，站在世界的頂點，踞於革命的最高峯，發揮它的本能，來抓住思想的中心，推動時代的巨輪，趕走歷史的路程！這不是故作聲勢，大言不慚，實在是煞有介事，理應如是，因為狗口裏掉不出象牙來，而象口裏是應該有象牙的，否則；所謂象，就成問題了！

基於此，我們很簡略地貢獻下列幾個或大或小的意見：

一、政治訓練處，在本校可以說是思想的司令部！黨軍日報就好像思想的指揮刀！

故本報應以樹立思想的權威，為最高無上的責任，由此責任所決定的內容，當然以確立中心思想為最主要的成份，我們應該在「革命的黃埔」的思想的領域裏，建立一座光輝燦爛，炳耀寰區的燈塔，在此領域內，明察秋毫，不稍含糊

，既無暗中摸索的境界與必要，更無星星之火花顯異光彩的餘地與可能，這個，不但在革命的學府——本校的範圍裏十分必要，就是在普通的社會上也是千萬必要的！的確嚙，思想界的零亂複雜模糊空虛，是中國現社會頂顯著頂危險的一個現象，我們不必詳舉事例，祇要有心的人們，跑到上海或南京的所謂文化街上作一次漫然的巡禮，就會找出鐵一般的證明，因而對我這一個意見，會毫無疑義地表示贊同。關於此點，我們的具體辦法當然是改革副刊，我們應該集中全力來僅僅辦一種副刊，目的在抓住思想的中心，不在滿足各種各樣的嗜好，刊名以「黨軍司令塔」或「黨軍指揮刀」為最相宜，這好比「小公園」之宜於大公報，「中央公園」之宜於中央日報，既合名份，又合身份。此外，增設政治問答，書報介紹及訓育（如小組討論結論，精神講話材料等）等欄，亦為此項內容的輔助成份。

二、處此動亂的世界，吾人如不能趕上時代的前面，站在世界的頂點，俯瞰時代巨輪的轍跡，與世界風雲的動態，就不能明瞭其前程與動向，那末我們就會如墜五里霧中，莫明其妙，這是拿國際局面來講，再拿國內局面來講，我們應該時

時把握時事的重心，分析當前的環境，以熱烈的情態，來表白冷靜的觀察；以辯證的方法，來暗示必然的事象，反面文章固不必做，官樣文章也不必做，舊文章更是不必抄，好比自由思想的產物——民主主義，在整個世界政治的進程上，算是已經下坡了，我們的胡適之博士因為在一二十年前，正當自由思想的黃金時代，他在民主主義的權威者的美國吃上了好幾年的麵包，以為這世界和他老先生一樣的不長進，抱着民主主義的骷髏，當作桃花江上的美人，大作其爵士舞！他不曉得而今的世界已經不是一二十年以前的姿態了，就是以「自由人的家鄉」自豪的美國也脫下了民主主義的外衣，羅斯福的「智囊」裏也找不出他這樣的成份了！關於此點，我們的具體辦法就是將新聞版改為大事紀要或時事述評之類的東西，因為我們不需要漿糊與剪刀的產品，而需要路線與前途的指針！

三、篇幅酌量擴大，不過，擴大篇幅是在充實內容之後，等到現在這麼大的篇幅不能容納我們的充實的內容時，擴大是不成問題的。此點不過附帶的在此提一提吧了。

以上這幾個或大或小的意見，是黨軍日報走上新階段應備的新裝，我們希望我們的革命的戰友們，高唱着「怒潮澎湃，黨旗飛舞，這是革命的黃埔」之歌，打起「實行三民主義，無間始終死生」之力，「一心一德，貫徹始終」，使我們已經八週歲的小寶寶，很英勇地踏上它的前程！很迅速地趕走它的路程！很圓滿地達到它的目的，完成它的使命！我謹以從腦頂直透足心的一點熱誠，預祝它的成功！

二十五年四月十二日於本校政訓處。

在選擇職業的時候，如欲入報界，以輿論爲第一要件。

既入報界以後，如欲走上成功的道路，以人格爲第一要件！

——戈公振先生語——

唯「動」的人生觀

徐仲年

——祝黨軍日報八週紀念——

(一)「人生觀」不是「人死觀」；

(二)無所謂「文」「武」；

(三)奮鬥方能生存。

(一)

中國的哲學思想，粗枝大葉言之，和長江黃河珠江三大流域一樣，共有三大派：儒家，佛家，道家。倘使要詳細分析，那就很複雜了；反正我們在這個題目範圍內，沒有分析的必要。從這三大派的哲學思想生出三種不同的人生觀。儒家的人生觀是入世的；佛家的人生觀是出世的；道家的人生觀介乎兩者之間，但更富於出世意味。此外，我們還可以加上一種「人生方式」，就是老百姓們的：「過一天，算一天」；他們只求「生存」，無所謂「觀」。可是，這種處世態度往往與佛教道教

相同，但非純粹的學理的佛教道教，乃是淺薄的，退化的佛教道教，——發生關係，因而受它們的影響。

儒教是中國數千年來立國的大本。它自有它的價值，自有它的作用。我們總覺得儒家的道德觀念超於一切，而儒家的人生觀亦以此作規範；我們可以用最淺顯的兩句話來形容儒教，形容儒家的人生觀，便是：『應當這樣地做，這樣地思想；不應當那樣地做，那樣地思想。』這種的哲學，中正和平，最宜於大眾，所以我們可以拿它來治國治民，從精神上來治國治民。新生活運動的理論與實施便是從儒教蛻化出來的。

儒教的入世，至少在教我們「爲人」的一點上可以看出。儒家把「己」與「人」等樣看待，放在一條線上；而佛家，却要從救「己」着手，然後度「人」，那麼，「己」字佔了第一道線，「人」字佔了第二道線。佛家之所以要「救」己，爲了怕死，爲了怕幻滅，爲了要跳出生老病死種種痛苦的範圍。儒家把「生」看得比「死」重要，一生都在「如何度生」這點上努力；佛家把「死」看得比「生」重要，誕生之日便注定了死亡，一天一天度日便是一步一步走近死亡，佛家終身努力打破

死亡關頭，至少也要使這個關頭向後退縮，不要馬上降臨。所以，儒家對於生命發生的觀念，可以稱做「人生觀」；而佛家的，却老老實實是「人死觀」。

道家主張「清靜無爲」，換句話說：順自然，棄人爲。凡是人爲的事業都是不堅固的，而且反乎自然。自然何嘗叫我們去勞力操心呢？世人忙忙碌碌，奪利爭權，都是自尋煩惱，自討苦吃！並且，「賢智」與「愚蠢」是相對的，是互相形成的。一般人所謂的智慧，是否是「真」的智慧？有了世人所公認的智慧便苦了：腦子一天到晚地思索，憂慮更加多，更加深刻；結果，不一定能使百姓受到好處，却苦了自己，促了自己的壽；這樣，這種狀己的智慧是真的智慧麼？祇有優遊歲月，無所操心的人纔是真的智慧；祇有不知何所謂「幸福」，不知何所謂「智慧」的人纔是真的智慧。而，這種大智慧，由常人觀之，恰是「愚蠢」！由此推演，聖賢豪傑是不祥之物；因爲，第一，聖賢豪傑是反乎自然的；第二，有聖賢豪傑的反面纔陪襯得出聖賢豪傑。這種人生觀，生亦好，死亦好，萬事滿不在乎；我們可以替它起個綽號，叫做「等死觀」，人之所以活，不過爲了等待死之蒞臨而已！

總結一句：儒家腳踏實地，佛家垂頭喪氣，道家愛唱高調！

在一般國家，尤其是處於非常時期中的國家，儒教最妥當，最切實用。「人死觀」與「等死觀」，萬萬來不得！

(一)

在實際上，儒教成了中國的國教。那麼，為何中國不強盛呢？不強盛的緣故很多，說也說不盡。大概儒教是一種經常的教，是一種太平日子或無外患時間的教，是一種教導我們如何做 *Gentlemen* 的教，是一種訓練我們當安分守己的小百姓的教。若要拿它來處置非常，對付非常，不敢說它不能，却敢說它不夠。

儒家的人生觀，只是平常人的人生觀，只是規行矩步，言笑不苟的人生觀。若要藉它養成超人實屬不可能。正因為它是「中庸」之道，就不當「過之」或「不及」。我們不妨拿儒家的人生觀來建築我們自己的人生觀的基礎，而因時制宜，加以新材料，灌注新血液。

近世讀書人大多犯了兩樁大毛病：貪懶，虛偽。這不是儒教本身的短處，而犯這兩項毛病的人却非真儒。因為貪懶，因為虛偽，於是中國衰弱到這般田地！無論在何種環境裏，祇須留心觀察，不難發現這兩項短處。譬如說，自從五四運動以來

，思想界有一時是生氣蓬勃的氣象，現今呢？譬如說，智識份子的嗜好，從文學移到哲學，從哲學移到政治經濟，從政治經濟移到農業救國，從農業移到科學……：不過幾年的功夫，却轉變了多少次！難道中國人特別聰明，人家要費了數十年，數百年光陰纔能成熟的思想，纔能收效的學識，一到中國來便進步得比火車還快，比汽車還快，比飛艇還快，比無線電還快麼？不見得罷！煙囪上的風雞，自己無主張，隨着風的溜溜轉轉而已！見了學識不肯用功，此之謂「貪懶」；把學識的皮毛來出鋒頭，此之謂「虛偽」！

中國的事一切作如是觀！

以前，中國士子的地位實在太優越了！一切的一切，都讓士子去占便宜。因之，貪懶與虛偽也養成了，驕傲是不可避免的了！「士」，「農」，「工」，「商」當中，「士」，老實不客氣地佔據了首位。對於未入流俗的人自然更看不起，於是有：「好鐵不打釘，好男不當兵」的諺語，因為「文」與「武」恰是一個相反，「文」的抬頭便是「武」的沒落。

在十多年以前，我在法國決定學習文學的時光，我的外祖吳稚暉先生說了一句

笑話：「仲年變了「丘九」了！」意思說：「仲年更不及「丘八」太爺了！」那時，黨軍還沒有克復大江南北，所謂：「丘八」，是指軍閥手下那班無智無識無惡不作的「兵」——叫他們「兵」，實在太抬舉他們了！——而說的。今日想想，吳老先生這句笑話大有意義，而這個意義或許連吳老先生自己也沒有料到！這是什麼意義呢？文人既是丘九，他與丘八自然是兄弟行了；「文」與「武」的攜手有重大的意義，對於國家有異常的好處。

文人的虛偽與貪懶，因為他缺乏「勇氣」；對於艱難的學問沒有勇氣去研究，對於艱難的世事沒有勇氣去奮鬥。而武人的所以被人稱為「丘八」，因為他無智識，因為他粗暴，換言之，因為他不「文」。可是，受過教育受過訓練的軍隊則不然，他們有他們的長處：勇敢，耐勞，守紀律。這二項正是當代大部份文人所缺乏的東西。

經驗昭示我們：沒有健康的身體不會有健全的思想。

武人的「勇敢」，「耐勞」，「守紀律」是精神上的體健；有了這個體健，再加上文人的智慧，文人的修養：豈不成了完人？於是書生不致「文弱」，武夫不致

「糾糾」，兼兩者之長，去兩者之短，豈不大妙！

(三)

有了健全的身體，有了健全的思想，我們個個是戰士，我們個個可以上戰場。我們仔細想一下，我們自從呱呱墮地直至蓋棺爲止，隨時隨地都要奮鬥，不奮鬥便要屈伏。屈伏，不是精神上的死，便是肉體上的亡，大丈夫不當屈膝求生！

尤其，在今日國際危急情形之下，中國早走到千鈞一髮的地步。我們天天嚷：『救國！救國！』天天寫：『甯爲玉碎，不爲瓦全』！然而，徘徊於『人死觀』與『等死觀』間者不乏其人。即使有人捫起了儒教的『人生觀』做幌子，然而誰都不去實行。我們要明白，外國各樣進步得如何地快，外國人如何地努力。如果我們要追上他們，甚至追過他們，那非一個人當兩個人，當三個人，當四個人用不可！我們更當知道生命的表示是『動』，文武全才謂之『斌』：

我們需要唯『動』的人生觀；

我們需要當得起『斌』字稱呼的漢子！

南京；十一下午，四，一九三六，一口氣寫成。